

张家瑜 著 _

我开始 轻视语言 _

小心地将
我的热情与忠诚
收藏好



彼方,他乡
一首不成
曲调的乡音



生活从来
于人不适

一直飘离,
而以解忧的时光

靠一杯
波本酒移动

我开始 轻视语言 _

张家瑜 著 _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本书经本事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简体中文版，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转载。仅限内地发行，不得销售至包括台、港、澳等任何地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开始轻视语言/张家瑜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133-0876-2

I. ①我…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5865号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12-0883

我开始轻视语言

张家瑜 著

责任编辑 罗晨 林妮娜
特邀编辑 侯晓琼 黄渭然
责任印制 付丽江
装帧设计 韩笑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 北京朗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160千字
版次 2012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0876-2
定价 29.5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1	推荐序 记忆的动线 钟晓阳
5	自序 笔事

第一篇 彼乡·他方

11	老狗可乐
13	十三岁野鸽子的黄昏
15	大风吹，吹哪里
17	封闭现场
20	采歌
23	风景——记陈映真
26	静好的冬夜
29	新舞台
32	崩坏的信念
35	夏天过了

38	火车火车你要去哪里？
41	地板的嘈切
43	你的雪柜，我的冰箱
45	我的记忆对我的背叛
48	甜蜜汁液
51	带我回花莲
54	猫和她的主人

第二篇 小心地将我的热情与忠诚收藏好

59	野宴
61	老人的想望
63	时间·地点
65	一个憧憬
68	协和机及香港印象
71	石头记
74	回顾
76	听
79	老人与街
82	沐浴
85	健全者

88	这一年
91	最近做的事
94	浮生众相
97	念你如昔——你的九七我的九七
100	小资得体的炫耀
102	那种恋恋
104	贪新与念旧
106	入肚
109	十年一觉
112	中产孩子们

第三篇 靠一杯波本酒移动

119	家与旅途
121	总会留下一些什么
124	移动的路线
127	埃及挽歌
129	尼罗河女儿
131	罗马之夏
133	找路
135	非常泰

138	圣诞故事
141	台客京都
144	三峡·人·河流
147	一杯咖啡
149	永不满足的想望
151	村上的美食指南
153	北海道牛奶的温度
155	午后的向日葵
158	公路的寂寞话语

第四篇 一直飘离，而以解忧的时光

165	盛宴
167	人为什么要活着
169	慈悲的理由
172	夏之屋
174	书·揭示
177	总有那么一段日子
180	最不浪漫的五本爱情小说
186	向童话致敬
189	漫画书

191	两个余华
193	借个头来用用
195	不必然美好
197	我们——及他的中期风格
201	寂寞的存在
204	母亲的论述
207	我们相信王子
210	张皇外望
212	康拉德的引子
214	超级市场的诗人
216	纯真纯爱及其他
219	旅途中的电影院

第五篇 生活从来于人不适

225	我开始轻视语言
228	工作作为谋生的工具
231	模型屋和一只猫
234	遮蔽的天空
237	对话
239	两生花

241	一个人飞行
244	蝴蝶与鳄鱼
247	凶野与天真
250	野孩子
253	读新闻
256	没有反战的理由
258	画的背后
261	谁能演奏阿拉伯音乐?
264	局外人
267	自由与反动
270	脸谱
273	别朵花在头上

推荐序

记忆的动线

钟晓阳

记得第一次读张家瑜，是在香港作家马家辉名为《我们》的文集里读到的那篇序，即此书亦有收入的《我们——及他的中期风格》。意犹未尽想多找一篇看，键其名求索于谷歌大神而不果（出来的结果有医师、律师等），直至最近收到出版社寄来书稿，一看名字赫然是张家瑜，正是那位“神秘”作者，不觉笑叹：是你！

认识张家瑜的这三年，我们见面的次数不超过十次，每次说上的话不超过十句，但是因为大家同样是跟文字打交道，又同是有点宅女脾气的宁可躲在文字背后，永久享有隐身暗处的清凉舒快，因此我或者尚能理解为什么张家瑜的书迟至今日才跟读者见面。

张家瑜从作为一名爱看书爱文学的青年（记得在一次座谈会她见到台湾作家朱天心怎样兴高采烈跟她说，她是看三三的书长大的），到私下习写多年，到经验与稿量有了可观累积，到今天出版第一本文集，经过了漫长的潜修期。那篇深挚之极的

序文读来竟似有种誓诺的味道，仿佛跟自己立一纸合约：这就是了，没得反悔。

写作于她是一种记忆重建工程——作者在自序《笔事》一文中自承。“过程并不难，难的只是你如何驯服抚摸那记忆之兽，给予充足的力量，令它源源不绝地供给你的书写。”借以进行重建工程的原材，取自“那些有关笔、书写等事”；以及从这些事延伸出来的，关于“更广阔世界的事”。凡六十年代成长的，台湾香港出生或待过的，不会不认得书里写到的那些地方，那乡音，那集体输诚过的文化象征。爱过书爱过电影与流行文化的，不会不认得那些书名、片名、歌名、人名，那一簇簇闪亮的名字，一代人寄托过火热青春的世纪末时人时尚，潮流与经典。总是去到某异国景点，她会立刻想起某电影某场景；遇到某人某事，立刻脑里唤回某书某段落。她像个提灯回到失物现场的人，寻寻觅觅回溯昨日足迹。

即便只是浏览部分章目你也能即刻看到，那摇曳生姿的记忆的动线——《大风吹，吹哪里》《带我回花莲》《移动的路线》《一杯咖啡》《母亲的论述》《读新闻》《没有反战的理由》……拼得出一张路线图来。借着倒叙片段，生活小切片，活泼的文学质感的修辞，搭建出一个怀旧主题的现代感的抒情模式。写旅途、乡途、阅读、男人女人，有直感有观照，有笔记体亦含创作体。虽是零散写成各有命题，却仿佛多少是有预谋的有着共同母题

的策略书写；看似信手拈来随机杂凑，却仿佛有变易有进展，具体呈现个人的蜕变，时代的蜕变。在阅读趣味上，它有生活随笔的即兴，也有私日记的深密的情味。是一介上班族会乐于地铁上托书在看的轻盈读物，也是某一特定时空的特定群体的乡愁密录。在情感上它是陈达的《思想起》，也是琼·贝兹的歌，既是克制又是热情的，是知性亦是个性的。

因此也许不完全是心理作用，翻着稿子老看到两个字是“记得”——“我记得那年的圣诞夜”、“记得前年回台”、“我犹记得写给J的一封信中”、“我记得，束着腰只有二十五吋的年轻我的母亲”、“我犹记得，那次和你去看 Don McLean 的演唱会”、“我记得在很久很久以前，拿到《小王子》这本书”、“我总是记得的，那长鸣在黑暗之夜的汽笛声”……

借论述之名，行追忆之实。借书写之名，进行今昔之辩证。在家乡与异乡、家庭与社会的场景交替中，文字是张家瑜选择留下的形式：“那形式，说绝一点，决定了我们的墓碑上的命题。就像突然天暗后，灯就必须要被点起一样。”《笔事》——多少意味着，在那直面人生的边界上，以刻留印记作为一种生命的完成。

对于读者，归根究柢是这一件事——阅读的期待与乐趣。

不论是为了忆旧，是好奇探索，会听到一个拒绝遗忘拒绝缄默的坚定声音，回应着当下；会目睹生命与时间之间的一次生动对话；会看到有一种风景是这样。

有人燃起了灯，所有隐藏黑暗中的都现身。
她有言在先了：“不能再逃逸、变节与叛离。”

自序

笔事

很久很久以前，在还没有刨笔机的年代。小朋友上学，每天收书包前都要先把所有的铅笔再刨过，那些过了一天抄写作业铅笔盒内一根根秃笔，都要不偷懒地拿出来一根根再刨过。

这种事，我从来不用操心。因为我的父亲会在晚上睡前，把家中几个姊弟的铅笔盒拿出来。那时用的是玉兔牌的铅笔，他有一个专用削铅笔的小刀，折叠式的，以前台湾很流行，人手一把。

他削铅笔真用心，先削木面，均匀地小片小片地把木屑削起，再开始对付笔芯，那才是重点，因为太用力，容易断，太轻，那么多支，削到什么时候？他工熟艺巧，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一支。而且是非常美丽的一支。而且是非常一致看来一模一样的一盒铅笔。

我赞叹，近似艺术品的铅笔很幸福地躺在我储了好久才买到的蓝色浮面有个小女孩和星星图案的双层铅笔盒内的上层。

下层放的是其他的文具如尺、小刀和擦子。大大的铅笔盒也不嫌重，每天背着重重的书包上学，但感觉很快乐，初中以前，都因着这盒铅笔，而不曾有逃学的念头。

小孩的虚荣就在这点儿小小的细节上。铅笔、铅笔盒，干净的鞋和校服。家里不有钱，但是，我的父亲总让我们有十足的理由，觉得我们走出去，都不怕和人比。而那削好的铅笔每天晚上，都静静地被完成，变魔术一样，第二天又有那么美丽的笔尖，加一个好好吃的烧肉便当，上学去。

我终于有机会提及这些往事，其实那些被削的铅笔，一定没有削铅笔机那么精准而方便，记忆这东西都是过度想象的情事。化为文字或语言更是。我父亲那些铅笔的形状，跟着我几十年。笔尖的触感和余温，一幕幕场景，因没有图像为证，若不化成文字，那什么都不能留下。

私密的如耳语般的记事。是对着读者揭着一页页的相片本。我一一地解释着场景，那解说永远有脱页、缺落及错置的可能。那不完美的解释，像一根用人手削的铅笔，是属于个人的、唯一的质感，那在愈来愈一致的世界之中，永远是感伤与喜悦的。

碎片的可有可无的记事，像一个重建的工程。过程并不难，难的只是你如何驯服抚摸那记忆之兽，给予充足的力量，令它源源不绝地供给你的书写。把时间冻结，不能再逃逸、变节与叛离。

既然我们不能毫无芥蒂般的活着。苦的酸的甜的就注定要被留下。不管是以哪一种形式留下，至少都要像个样。那形式，说绝一点，决定了我们的墓碑上的命题。就像突然天暗后，灯就必须要被点起一样。

而既然我无力无能建构更宏大金字塔似的命题，那么我就只能用零碎的如天女散花式的文字来慰藉自己，或读者们。

我现在用电脑来写字。湮绝的笔迹如我父亲写给我的家书，那一笔一划工整的钢笔字，父亲拘谨的口吻：女儿如晤，今父寄予女儿一千元，希望收到……祝学业精进，父字。

那些有关笔、书写等事，教晓我另一个更广阔世界的事。但在这一个世界里，我想我知道，当我写下任何人或事，他或它们，会如天使悄悄地飞过，并给我一个微笑。

